

萤火虫点亮的童年

米丽宏

脚边有田，田头有草，草窠里有虫儿。在村子里生活，哪个孩子没几个虫友呢？我们跟虫儿抬头不见低头见，是天天见的“老熟人”。

哪里有虫儿，哪儿就少不了童心的探秘。

就连晚间，很多虫友还会循着灯光来访：螳螂先生、瓢虫妹妹、金龟子小弟……它们伏在纱门上，深情地望向室内。只要纱门错开一个缝儿，就迫不及待闯进去。它们，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

盛夏时候，我们在家门口老槐树下吃晚饭，邻居们也喜欢聚过来，篾席一铺，躺椅一展，摇着扇子，吃饭、聊天儿。黑暗中，虫声唧唧、人语喁喁。世界被虚化成灰度不一的色块。对面南山只显出一痕山脊；南河悄悄流淌，静默无语。

河岸那边的草地，是萤火虫的“舞场”，黑暗中，几点萤火浮游而来，黄绿色微光，明明灭灭，飘飘忽忽。

“萤火虫！萤火虫又来啦！”暗夜的一角被轻轻撩开，一道道美丽弧线，穿梭往来，如灵巧的绣娘在穿针引线。

蛰伏在黑暗里的孩子们，都雀跃而起，奔向河岸边。捉萤火虫，是我们永不厌弃的游戏。不顾大人们喝的阻和嘱咐，也不管夜色是如何浓，我们的脚好像长了眼，识得弯弯羊肠路。

河岸边，我们仰头痴痴寻觅着、观赏着：三五点，十几点，几十点，黄绿、幽蓝的荧光陆续点亮，越来越多的萤火虫加入进来。一会儿亮在草地上方，一会儿又熄灭于树枝草叶之间。一时间，影影绰绰，好像在举办一场荧光舞会。

那真是繁星飞舞的梦幻场景啊，我们心动不已，有的脱下上衣，有的挥动蒲扇，逐着光亮扑打；一边扑打追撵，一边还喊着大人教的歌谣：“明火虫，明火虫。走着路，点着灯。吹灭吧？黑洞洞！下来吧，吹吹风！”

萤火虫的飞行并不十分灵巧，一撞一撞的有点愣。我这出了名的“笨爪爪”，也能捉住几只。抓住了，捧在手心，它们便在手心里一闪一闪，像发光的豆粒。指缝稍稍松开，一小片微茫的光亮便泄露出来。我试探着松手，让它自由爬行一会儿；

却见那光亮倏地闪成一道线，一直闪向空中了。

萤火虫飞走了。

朦胧的黑暗中，有人从篱笆架上掐了朵南瓜花，把抓到的萤火虫装进了口袋般的花苞苞里；我马上受到启发，蹲身从旁边葱畦里薅来几支葱叶。葱管管儿，也成了萤火虫的容身之所。

不多久，大家都收获满满：你的南瓜花透出了朦胧的光亮；我的葱叶，变成了真正的荧光棒。

足够了，我将葱叶口一松，让萤火虫倾囊而出，乱纷纷散去。这让我有一种放飞繁星的错觉，一颗星就是一份喜悦。有的伙伴喜欢把萤火虫带回家，放在蚊帐里，让光亮点点陪自己入梦。

我娘不许我这样做，她说老书上有“腐草为萤”的说法，意思是，萤火虫是枯烂的野草变来的，有臭味儿。

后来读《红楼梦》，读到那个制谜猜谜的情节，恍然想到娘说的这个典故。李纨与姑娘们在大观园里猜字谜，她以“萤”字为谜面，让大家猜一字。宝琴给出的谜底是“花”——草

字头下一个“化”。按腐草为萤的说法，那“萤”可不就是“草”化成的吗？

我想，这么美的虫儿，怎么会是烂草化的呢？当它亮起微微的光，多像星星和小花朵啊。记得有次，我爹下田晚归，背了一篓子青草瓜蔓回来，垮篓里点点明亮，像小星星。青草上，竟趴伏着几只萤火虫。那是多美的情景呢。

我把不请自来的几只萤火虫，装在罐头瓶里，放在桌子上。一整夜，那里微光朦胧，梦里都光彩熠熠。天亮后，我再去细细端详：萤火虫淡金色头部，长着触须；两扇黑羽翅，镀了一道金边；尾部凸出一团，同样也是淡金色。

我姐说，那就是它自带的发光器。是它们的灯。

这带“灯”的小虫儿，看上去这样的不起眼呢。可是，黑暗中，它却有自己的光亮，哪怕一点点，也照亮了一小片夜。

长大后，我明白了：力量不在大小，善意就是光芒。好多有“萤火虫”精神的人，用自己的善良，给别人送去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温暖。或许，只是一点微光，但很多时候能带困境中的人走出黑暗，走进光明。



夏日的绿

王苒珂 摄

湿地夏日风情

陈常青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当一帘荷韵若仙子飘落，给夏天的大湖湿地增添了无限的美丽。万顷荷塘，水天相接，翠绿荷叶碧波荡漾，手牵手，肩并肩，清幽缠绵。满目荷花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湛蓝的天空，碧绿的荷叶，娉婷的荷花，犹如一幅水墨丹青，醉了眼，亮了眸。看着这些温婉、娇美、丽质的荷花，流过心扉的是徐志摩的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湿地湖湾，湖水烟波浩渺，泛舟湖上，芦苇摇曳生姿。芦苇荡、荷花池曲径通幽，犹如进入暗香疏影的迷宫。一片湖水波光潋滟、清澈见底，水草在微波粼粼下起伏飘动，小鱼儿在欢快地游玩。在浩瀚湖水的尽头与蓝天白云相接相依。这时你可以静静地聆听水声，肆意地亲吻水的香味，尽情地吮吸这天然氧吧。

湿地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鸟的家园，成群的鹭鸟贪恋满池的荷香，在荷池里游弋飘飞，炫耀自己如纱的羽翼，轻吻每一朵莲的心事；有的在空中翩翩起舞，欢歌吟唱，与蓝天白云并肩前行；闲暇时分，它们或登枝凝思，或打情逗趣，或反哺幼雏。滩涂上，青草茵茵，仿佛绿色地毯铺在大地上。成群的牛羊，悠然自得地漫步在这片碧绿的海洋中，时不时低头啃食鲜嫩草叶，享受着天地之美餐。白鹭掠过青葱草甸，飞翔在牛羊身

旁，或立于牛背，打着滚撒着娇，鸟鸣声此起彼伏，清脆悦耳。放牧者悠闲地吹着短笛，在沾着露珠的草尖上打了个转，便裹着青草香飘向远方。

最美不过夕阳红，当太阳慢慢收起光芒，晚霞如仙女披着长裾妩媚地走来，染红整个天际。只见她随意扭动一下曼妙腰肢，便洒落满湖璀璨。水天都被五彩斑斓的晚霞映照著，包裹着，如梦如幻，令人心醉。真想扯下一缕霞光，做成素笺相伴，继续我的诗和远方…

人们贪婪地享受着这缤纷的时刻：或家人幸福相牵，或友人笑盈相望，或恋人披着晚霞羞红的脸，低眉浅笑，潜藏于月下柳梢，似乎每个人的眼角都沾满晚霞的斑斓……

更雄伟壮丽的是溧河洼特大桥，好似巨龙般横卧，气势恢宏，蔚为壮观。它架起了泗洪与外界的长廊，加快了泗洪迈向世界的脚步。行于桥上，一望无际的风景尽收眼底：百里湖湾，柔波碧浪；清水含香，渔舟唱晚；青青湖滩、牛羊放逐；结伴鹭鸟，比翼翱翔；风吹荷池、蛙鸣鱼畅。如一幅秀色可餐的山水画面，空旷而辽远，让人心旷神怡。

夏日的洪泽湖湿地，就像珍饻美味让人垂涎的蒜泥龙虾的鲜美，好似膏满黄肥、剔透凝脂的大闸蟹香醇浓郁，宛若泗洪美酒流淌的金浆玉液，芬芳馥郁，回味悠长。

令人忧虑的夏天

何刚

当风吹过荒芜的田野
当最后一口池塘被填平
当萤火虫与蛙鸣不知所终
当空气中弥漫着中年的焦虑
一个季节已面目全非

我习惯,将自己托付给
以往的夏天。平庸,素朴
但烟火气息始终丰满
我牵挂村里的芝麻琐事

记着,那株消逝的榕树
蚂蚁般忙碌的乡亲,还有一位熟悉的人,去了另一个世界
想起这些,我就掩面悄然转身——这令人忧虑的夏天

银钩咬破晚霞时

曾文博

后来,整个河面都安静了——
柳枝收回试探的青丝，
涟漪在暮色里沉默。
噢！那只贪嘴的精灵，
用银亮的唇，碰醒我的钩。

此刻霞光在河面铺了把金箔，
风一数，便叮当散开——
独留我，坐在
竹凳与波浪交界的地方，
像祖父年轻时那样。

可能是晚霞偷饮了我的梅子酒，
在醉成胭脂色时，
正用夕阳的饵，
钓着我这条发愣的银鱼。

绳 结

王海波

午饭时分，陈铁突然开口：“早上，我家大宝死了。”话音未落，泪珠已砸进饭碗。餐桌上顿时静默，众人看着他喉咙剧烈滚动，任由涕泪在沟壑纵横的脸上蜿蜒。他机械地吞咽着混入泪水的饭粒，仿佛这样就能将悲伤一并消化。

十四年前的那个清晨，小镇手机店卷帘门拉起时，陈铁发现了台阶上那团脏兮兮的白色毛球，左前腿还凝着血痂。老人们常说“狗来富”，他便用旧T恤包扎伤口，用搪瓷碗盛了剩饭。伤口愈合后，这只有着湿润鼻尖的小狗就此扎根，白天守着店门，夜里蜷在他床尾。当毛茸茸的前爪第一次搭上他膝盖时，陈铁心里悄然松动。

后来手机店倒闭，陈铁带着大宝进城打工。出租屋禁养宠物，他们便演绎起“地下工作”：听见房东脚步声，大衣柜就成了临时避难所。有次大宝在柜里憋了近一小时，出来时粉红的舌头拖得老长，却始终没吭一声。

在城里的夜晚，陈铁若打牌晚归，总能在门缝里看见一双发亮的眼睛。有时他把汗津津的毛团搂进被窝，在规律的鼻息声中入眠，那带着体温的绒毛气息比任何安眠药都管用。

搬进碧桂园那天，陈铁给大宝系上红绸带。“咱们有家了。”红绸带被欢快的尾巴甩落在地，在阳光下像一簇跳动的火苗。每周六的宠物店成了固定仪式，大宝总是优雅地

站在浴池里，偶尔甩动皮毛，水珠便在陈铁脸上绽开透明的小花。归途上叼着骨头饼干的白色身影，总是骄傲得像凯旋的将军。

直到那天，陈铁摔碎了一只碗，惊醒了昏睡的大宝。以往听到一些响声，大宝会不由得走到陈铁脚边，摆摆尾巴，陈铁习惯了大宝的动作。但今天大宝没有这样，只是微闭着眼，一动不动的样子。陈铁感到奇怪，俯身摸了摸大宝柔软的毛发，大宝不情愿地抬头看了看陈铁。陈铁这才发现食盆里的狗粮丝毫未动，曾经灵敏的鼻子对最爱的零食也只是敷衍地嗅了嗅。

宠物医院的诊断书上“胰腺癌”三个字刺得他眼睛生疼。“能救吗？”他声音发颤，却只换来医生的摇头。

大宝葬礼在小树林举行。当泥土覆盖住裹着小毯子的身体时，陈铁突然发现自己的双手抖得握不住铁锹。回家的路上，夕阳给遛狗的邻居们镀上金边，他下意识侧身避让，路灯突然次第亮起，将他的影子拉成一条孤独的狗绳。

散落在地板上的狗粮如遗落的珍珠，陈铁一粒粒拾起。恍惚间又看见那双狡黠的眼睛——每次故意把粮食拱得到处都是，就为等他骂一句“快吃！”此刻空荡荡的屋里，终于爆发的哭声撞在墙上，又反弹过来将他淹没。

大宝雪白的身影踏着晨露狂奔，爪子叩击石板路的声音，成了他记忆里最清脆的风铃。

洋槐花

王绍云

去年五月，在淮北西南岗老家生活的妹妹打来电话，说村里的老屋要拆了，镇政府重新规划建设生态文旅村。通话时，她一边手握手机、一边伸着长竿钩摘着树上的洋槐花。

老村即将消逝，补偿款到位，这是生态居住环境改善的要求和趋势，我没有深感不舍。只是遗憾，今后回村怕是再也看不见那些已生长了四五十年的洋槐树和树上雪白如云的洋槐花了。

“一月迎春二月梅、三月桃花四月梨、五月洋槐六月枣、七月荷花八月桂……”这是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掰着手指头一一归纳出来的家乡“花开季”。

其中，洋槐花是最受我们欢迎的。它是村庄里的大盆景，外表看上去虽有些粗糙，却非常高大朴素。站在树下仰头望去，高大的枝干虬枝在空中伸展，树冠巨大，绿叶飘忽。特别是一到五月，一树树的洋槐树开花了，一串串洁白如玉的花朵挂满树梢，风一吹，花瓣那浓郁的芬芳和香甜味儿，在阳光下的空气中流动，穿屋走巷，清香洋溢，缭绕飘逸在村里村外。

站在洋槐树下，透过花和叶的缝隙，看到的是更加碧蓝的天空，更加美丽的白云，以及白云下悬挂的纯白花穗。我常和小伙伴们在树下仰望，在树下旋转，在树下跳跃，任白生生的花瓣把人包裹，熏人的浓郁花香味儿把人陶醉。哦，当把那整条的花枝握在手心里，感觉就像皮肤贴在绸缎上，透着特别清凉、爽滑、沁心的感觉。

那时节，在上放学学路上，我经常见到家家户户的场地上，晒着一堆堆、一瓢瓢的洋槐花。旁边，那些比我年长几岁的大哥哥、小姐姐们站在树下，伸着长竿、镰刀等工具在枝丫间采摘，随着枝条清脆的折断声，一束束、一串串的花枝从树上簌簌坠

畝野调色盘

宋海明

风掠过田埂，打翻了
季节的颜料罐，
盛夏把辣椒红泼向屋檐
玉米黄流淌成了金色河川
新翻的春泥吐出嫩芽绿
每道色彩都在生长中呐喊。

夕阳路过竹篱，路过山岗
唯有灶膛里跳动的橘
煨着被暮色腌渍的炊烟，
那些歪扭的田垄格子
像大地不经意折起的信纸

春写一行映山红
秋盖半枚稻穗印
晚风在呼喊声里藏起
半桌未完成的丰年宴

石榴的红

赵萍君

我走在陌生的街头
风儿跟着我
将我匆忙的曾经,像落叶般卷走

渐渐地
淡忘了石榴里青涩的过去
和那些拥挤,却又温暖地偎依
细数阳光透过叶隙的脚印

哦,我的亲爱的
亲爱的石榴姐妹、兄弟
长大后,我们都行走在陌生的街头
让陌生的风儿,把曾经带走
像那年我们放飞的红气球

当月光浸泡每颗籽儿
新芽萌动。只有这样
故乡才能长出新的石榴

搬经红嫂

(小小小说)

洪小江

这天清晨，“叭，——叭叭”，几下枪响，震惊了古镇搬经的方圆几十里睡梦中的人们。东街边上人称“莲姐”的妇女，天不亮就起床，来到小溪河边挖野菜。她顺着枪声望去，只见前方一名新四军小战士从树丛中迎面跑来，满脸鲜血，走路一瘸一拐的，后面是追杀的日军。见此情景，莲姐果断将小战士背到家中，藏到了草垛中。

等日军过去之后，莲姐给小战士洗清包扎伤口。家中找不到纱布，她就将自己的衣服撕下一个袖子。小战士神志不清，一直喊“饿，饿”，可家中一粒米也没有。几天前，家中仅有的几瓢粮，两只老母鸡已被日军扫荡时抢劫一空。看着奄奄一息的小战士，才听出世九天的儿子“哇哇”大哭，她毅然解开衣服，挤出乳汁，喂进小战士的嘴里。莲姐天天用盐水为他洗伤口，借面粉回来摊摊饼，借鸡蛋回来做荷包蛋，想方设法调养。不久，小战士恢复身体返回了部队。

小战士回部队后不久，搬经据点里的日军再次下乡扫荡，在莲姐家翻箱倒柜搜查，发现了小战士军装上的一个纽扣。就将莲姐和她丈夫、公婆全部捆起来严刑拷打。下半夜后，天漆黑一片，夜已深沉，两个日军打起瞌睡来，呼噜声不断。莲姐向丈夫谢军使了一个眼色，用牙齿咬断绑在谢军身上的绳结。夫妻俩一个拿菜刀，一个拿斧头杀死了日军。然后带着公婆离开家乡，躲到了雅周乡娘舅家。莲姐对丈夫说，你去盐城加入新四军吧，公公婆婆我来照顾。

谢军一路惊险到了盐城，被日军打伤的两腿，已经肿得有饭盆粗，血水不断往下滴。路不能走了，只能先住下客栈，等休整好再去找新四军的军部。

谢军表弟每天外出采集中药回来为谢军烧水洗腿，暗中打听新四军的住处。一周后盘程钱要光了，新四军的部队还没找出，谢军的伤势越来越重，表弟只好把表哥托给客栈店主，自己赶回家取钱。

我有……

张平美

我有一朵花不是牡丹
也不是芍药,不是日本櫻花
不是北美海棠
不是春天,你们所见过的那些花

它不是花。仁慈的上帝
赐予了我。为等待一粒种子我等了很多年。为等它成活
等它开花,等待一块空地

适合的土壤
我又等待了很多年

我有一只鸟不是乌鸦
也不是花喜鹊
不是白鸽,它没有具体的色彩
跟形状
它不鸣叫只飞翔

城市赶路人

张文霞

一个赤脚的孩子
在寻找鞋

清除落叶和碎屑的路面
像镜子。赶路的人
谁也顾不上照镜
顾不上身后无形的鞭子

街道和广场轩敞
花香,夜深最浓郁
孩子混迹于广场舞的队伍

转眼,到了中年

落日放下湖水,星星点亮
所有的灯盏。楼房如同巨兽
向着夜空无限生长

熟悉的淡蓝色烟缕
从橘黄色的窗口飘出
荷花玉兰初绽。玉色的船鞋
悬挂在树梢,摇摇晃晃